宋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己亥或作己巳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皐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八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使某或作使闢與其疑當作與某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至闢士諤遂逃歸尚下或有以字上或作歸今按士上當別有脫字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

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潁川或作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擁或作擁）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女或作人）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所）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給其妻子至貴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一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

輩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
尚書故袁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
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
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
贄隨行在天下搖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
一日或作日百非是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
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
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
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惜改過以
言謝天下臣雖愚闇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
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
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
武成功八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
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
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爲相賢參深忌之贄亦
知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眞拜兵部侍
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
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
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
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
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
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賢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
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
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成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
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
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勸其議士寧常

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似賦武端武）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佞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作譏或作議或作彈或作戢）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滂中充等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忤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惜多或贄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發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柰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

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想或作相非是）既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下子或作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年容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辛或作并容或作并容或作密二字）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彊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譏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乃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直臣或作直言）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无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繼疑當作蹤）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曹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

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詣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按或作或作或非是）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貧之以游（或作男）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爲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揔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遂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日至有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於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狀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涯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譁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權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

有韋皐裴垍嚴綬等牋表（垍或作均）端而內宮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寺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憂以啓上上因已獻倦萬機悉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或作諲）蔣乂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誥）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答或作荅）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考異音釋附

順宗實錄五（起八月尽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或作邦）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而天祐匪降（歷史作不）疾恙無瘳（无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作祗惟）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从史）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勑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

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今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令中書舍人一人宣讀冊文

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藩邸恪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躬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礼亦宜之（另作或作位另）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其可爲將其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崔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二字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必當有此二字亦脫漏也）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

朋讌聚游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嘗一上或无至字）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顯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詩用作戰）因歎歙流涕聞者咸竊笑之踰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王叔文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揔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其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一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

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擇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祀或以擺)神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約或作終非是弟疑當作然輒非是)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一年正月景戌朔(戊更作同)大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大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一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彊或作別非是)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政有一作字疑衍)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勤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蠲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中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合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揚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大上皇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

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大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闕或作觀）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厭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暫闕以日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二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詣至後出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

宋景文公

新書本傳

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略俱所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上云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其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公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晉改啓南陽也其一南郡堵陽即荊州之南陽郡宜城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頹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堵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紬紬四世孫安之晉兵部外郎二子楷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後魏中郎穎當爲後漢隨西太守世居穎川生司空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侯恒恒生茂茂生鳴鳴生晙晙生仲卿仲卿生會會而中間嘗徙陳留

泰仁泰生虞素虞素生仲卿仲卿生

以此而推則公固鄭州人後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
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出嘗從昌黎遂附新史之
謬爾以趙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冊考一書而見公出
系之實則遂著匿不敢復著他卿曾致引董逌說以爲騫乃薛
考公用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曾致引董逌說以爲騫乃薛
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秦之孟雲卿春秋南陽之地
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內有河陽縣韓氏出居之
陽二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南
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拏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
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
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亦云公與昌黎之韓
潮毅則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族頗盛
異派而每以白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頗盛
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歟
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
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上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
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
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
然南陽之爲河內修武則又可疑者也新史洪譜之誤斷可
識矣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李翱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二年戊戌歲而孤見祭梗文及乳母誌愈
傳則盧東美志洪譜云三歲而孤見祭梗文及乳母誌愈
史以爲從父兄誤矣又舊史大曆十二年乃太宗小宗之宗舊
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作記云會喜清言有文章名

最喜以故多謗曾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
復避地於江有津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
詞復志賦祭嫂及
老成文示奕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

行狀云讀書能記生十之所習墓志云先生生七
歲好奇言出成文公今按後志賦云值中宗之
有事于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於講習爲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

擢進士第

洪譜云貞元三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
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八年庚
午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皞序八年壬申登
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
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
書舊史云太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
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纘仰而自派於一代洎李進士段文
於公鄉閭故相鄭餘慶頗爲名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
元年癸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
見上考功崔雲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
代斎郎議方攷比議當繫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
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
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報
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
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游
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
六月誤矣

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

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云董公碑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墓誌云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廷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方先生二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辟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廷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方子与史合而志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據豈今年啓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攷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尔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二十三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碑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碑命下之緩爲新也公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志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乃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延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譜又云十三年十月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公從喪至名聯下汴東邊彭城愈從喪至名六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月以

可留汴州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最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兎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碑石記在翰墓志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邳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州在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李生壁拔公与宋野書欲年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全秋而已夫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負率天所畏避豈意以此不合辭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自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感而作

調四門博士

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二月東還見公與盧汝川爲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窮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愈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无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書寄告歸洛因游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名呂得休告華山廟經歷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与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与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頹作祭書以爲絕筆文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固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墓誌馬稟行狀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二十六自博士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侯詩及与曹陸歙州參詩及与陳京給事書祭於公議論權停選率狀而氏墓志又十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誌之不能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

又不可曉也方攷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門下博士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將任博士乞免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傳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然恐不至於猶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自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飢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忍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忍言也仲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忍言也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矣今云來京師在貞元十九始來京師於今十五年矣公在官踰年耳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矣公在官踰年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矣公在官踰年耳以西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俟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司褒愈急公吉張署李方叔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測然卒爲幸臣所譖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紲坐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節史臺論天旱人飢狀與詩丁合況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翻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爲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賀上疏上疏豈其力則是又未以爲幸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徧善柳與劉或慮語出傳之溶寬雖午出官內此獨最無妄女姦猜畏卑劣自知不逐必貶誅是蓋爲王前志文旱熱詔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皇后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宦官專得召見與善者數人皆被譴作憲公之

[illegible]有穎此也意昨行云任文未前崖州歲雖得赦宥寫悲情定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時況所歸谷駕其罪淡[illegible]耳洪兼宮市旱飢兩事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illegible]之○洪譜又云以公詩攷之蓋以一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生親李負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答寶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

洪譜及歷官記云二十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憲爲觀察使所抑以徙江陵府法曹參軍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志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量秋離陽山蓋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孫李郴州文時有郴州新雨及郴口諸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游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潭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起湘岳廟詩自岳至江陵有途中寄蘇林二李士詩又有送孟簡序荊潭唱和序上李僕射書鄭夫人窮長及五歲序云余生二十有八年則其江陵有途中寄蘇林二李士詩又有送孟簡序荊潭唱和序上李僕射書鄭夫人窮長及五歲序云余生二十有八年則其爲德宗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

洪譜云永貞元年乙酉正月丙寅朔改元二月相將憲宗朝[illegible]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間在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冬十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冬十月自江陵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而多有豐陵行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而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爲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章職如公有

爭先相
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爲博士之分
教東都生少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裔之飛語即釋言所解
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爲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
休告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求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
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
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詩
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詩
三年戊子改員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
詩与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頗
書公時爲博士五年方爲也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

洪譜四

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
年戊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
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迭李
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譜也方故公除都官六月十日
也制辭亦作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另功曹使
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歸詠其
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官記云公判祠部日与諸
臣者爲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与諸
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題名送李翺侯參謀
和盧汀錢徽与竇韋尋刘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
詩鄭函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
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爲
留邸貯潛卒以豪罪上官无披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
廷漸民署吏俟令自發留守尹大恐懼相禁有使還爲言憲
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鄭絪果謀反東都將士留守以
在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頗令河南
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曰力求去見

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眠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吳
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而在河南自成
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餘招飲詩張圓墓碑盧殷墓誌

遷職方員外郎

河南有送窮文卒卯行尚書眠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
京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
石鼓歌復仇狀盧承庆武弟銅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皋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贓方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賦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

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眠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
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
嘗出使或云即公新眠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亦進子
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
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
自郎官下迁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二爲博
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越召
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敬云丙戌初除丁亥
分教自不必釐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二迁也當作二爲爲是
○今按上句言暫爲御史而此言二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
久近爲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
二月有 [illegible] 物理狀新志云自建中定两稅而 [illegible]

民以爲患於其弊方攷以爲此識在穆宗朝
仙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无此議也
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有此
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
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說矣○洪譜
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
誌路應道碑

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
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
午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
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
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
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
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
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延及寒食直
歸遇雨二詩与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敘
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創去常事頗切直內官怨之
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罷
定元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怨之
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与柳公綽二書論
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補賊行賞表藍田
縣丞廳記獨孤僧衢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
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
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
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
字命鍔謗語囂囂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年丙申
中知制誥迁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
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其爲
議合故貶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迁中書舍人後竟
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迁中
書舍人者蓋唐制墓郎滿歲則迁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
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无所失墜公掌綸誥
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雅後集有崔群戶部侍郎制一首尔年无
人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
而神道碑前史則在迁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
救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无此語若狀果在六月
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准不在十一年正月之
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
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
爲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仝大曲江荷
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
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

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關公請先承宗遂公王沂感翁都統弘弘諭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招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二千人間道以入以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悵蔡州既平布衣植耆以計謁公公与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城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招耆神之以王廷湊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崔子入侍承相歸京師以功迁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李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聯句爲州部時有李錢徽白代狀十二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淮簡墓誌崔德輿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炙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悟果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湜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州刺史宰相疏焉宿爲袁州刺史時宰相皇甫湜程异也公被謫陽山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郴江據謝表則三月二十五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

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韶以十詩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玫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涿鱷魚入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爲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涿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公說爲是但与大頌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至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猴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坎鄧州界過南陽隴吏題臨隴寺至韶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寄張使君馴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谷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己巳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羣臣上尊號大赦

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俞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俞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待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俞曰今欲廷湊何所爲俞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若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俞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遣圍出廷湊不追俞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此敘田弘正立王廷湊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削官無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廷湊乃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八今安先太師謂此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鬚蹈血直今所慮

并兵不足虞疏陳得失公今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无之未詳何謂也○[illegible]是年有所害陽驛次人原呈副使呈郎中次承天昔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劉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復燕亡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今史皆不識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見者以其出入故也見如不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紹堂詩蠶同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陵廟碑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俞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俞俞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俞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俞亦復爲吏部侍郎（[illegible]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勃故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癸卯爲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八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書也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公曰安有此使歸爲請脫其囚是時紳方辛曰又曰組公以尹相故以其至與府不協公因揮數日復爲吏部侍郎○宰相欲上日卿與紳爭何事公曰紳不顧入朝上曰卿與紳入朝上顧公七十悉與一利取才勢略細入神道碑云復爲吏部侍郎紳不顧入朝上顧公七十母六十身一節此自字當作吏字不顧入吏即謂前繼吏出牛事二利取才未詳

其義疑錯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illegible]公爲京兆有[illegible]
[illegible]馬揔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illegible]
[illegible]文雨爲紅雲[illegible]有[illegible]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illegible]
序并詩祭馬揔皮[illegible]文并李干女[illegible]墓誌韓弘碑論孔戮[illegible]

狀長慶四年辛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illegible]四年
[illegible]月敬
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
[illegible]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補百日假既罷以十一
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爲繡語曰公伯兄德行高曉方[illegible]
食必視本草年上於四十一其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
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
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
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粗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又曰共
愛池上住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爲游溪詩唱誄多慨慷城南
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无之[illegible]溪詩即
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性死爲一[illegible]及當臨
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徹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
如此○神道碑云遺令喪葬无不如礼將書庚狄酉寫浮圖
曰以七數之及拘匡[illegible]所謂吉凶无污我心今按礼事可
見公之平生謹守礼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
爲後世法而譜下載蓋不以爲然也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
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
[illegible]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娶鄭喪

爲服朞以報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休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
決之合傳記所載正色伏[illegible]所謂墓誌云公洞明軒闢不死
戟級日居雖寢食未嘗去書念以爲枕餐以給口講評闢孜孜
以歌笑摩[illegible]步者醉義忘歸嗚呼可
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親戚[illegible]
皮男有官女有從不幸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
則收其家賙食刺資金錢弱特之如賢戚人話笑之愈爲未
嘗宿食不對客聞人或書見其面退仙指語以爲異事
未嘗宿貨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公存有已多矣每言

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
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
皆奥衍周密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
端置辭各名一家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市然若有餘至其
往來[illegible]李漢呈而浸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illegible]
[illegible]

今按知人非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異非我計此句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程子曰韓愈之言[illegible]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孟子所見安能中此乎[illegible]又曰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之後數百年之文所見如此高不可易而讀此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恩之乃以學文之故日來與於爲學之序並若有所安者然其所見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所見及此其所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繫乎此其有所見矣若无所見則其所謂以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illegible]空信口率然而信之是以有所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爲能極其平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百年身幾出何人識道貞力去陳言未能可憐天補費精神其爲子推乃有人不同若故嘗謂程子之意也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爲无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体之具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發自先於外而畧於內其志雖在於衰天下而其行未必能達於細微雖知文与道有內外之殊而終未能窮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毋乖之爲事而或未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說者矣但上氏毋能言明此其所謂道信乎[illegible]則是孟氏所謂道信乎[illegible]說而因謂以紅安管寬之[illegible]失而齊方未爲得耳故今兼存以爲[illegible]失者庶或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擺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始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撲剗僞以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刋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有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殊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學四海之惑雖蒙詘喫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雖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録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必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惟燋鑠斯文爍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逢次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僭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録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僻陋無學首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篋笥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脫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禄以養親苟得禄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初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是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二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

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閒閭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淚東年十五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不全弃在壁角中有故事數十意深當是時予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无道韓文者予不得而幸進士以歲祿利未能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而讀之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曾与之游因此

韓文而幸之自後天下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万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任彥章所刻此序獨与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韓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

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
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illegible]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
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
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鏄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
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illegible]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
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難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潮州[illegible]王[illegible]爲不平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

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illegible]
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
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賦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
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禱曰
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
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
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
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
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
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

招遣巫陽爆牲雞卜羞我觴於鑿茅舟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波髮下大荒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傳卷終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　考異音釋附

聯句

有所思聯句（此下二聯句見子瞻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宛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晦舊暉庶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就月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驚歸顧挫秣逸翮遺稻粱（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鋩（郊）遽窮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芳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劒客李園聯句（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照
海鑠幽怪痛穴歐鼠氣郊山磨電弈弈氷淬龍蠖蠖愈太一
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
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劒將誰分愈行當獻天
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方本】此詩得於丘竇縣味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人之竇公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別本】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
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方本】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上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節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

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无者今悉存之諸本史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郊新龍二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有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
拂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
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
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
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
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
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別本】李希声家有退之賈詩數十篇希声一一皆非也獨嘲鼾一篇必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嗐吹肥脂坑谷相崑磊雄哮乍
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
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瘢痏（上音肥下音遍遍瘡疵病也）鐵佛
聞皺眉石人戰搖眼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眞宰幽尋亂搜耳
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憒怠乍如彭與黥叫冤爰
頡頏又如圈中虎號蒼兼吼餒雖令倫吹苦韻難可改唯
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
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澹公坐卧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
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潰決援溺連拯鮌前帝初奮椎鑿
竅洩混沌（莊子南海之帝儵與北海之帝忽與中央之帝混沌善待儵忽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其德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試鑿
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
方袞袞幽幽十喉中草木森茅蕃（上音本下音附蕃草木叢生也）盜賊
雖狡獪亡魂敢竊闚鴟蒙揔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鬬蚊呶

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覈其源惟有一
一畚

晝月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兎入臼藏蛙縮肚桂樹
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
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
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忍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
者婦饗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愚癡聲自肉中出使

人能逡隨復遣慳悋孫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若心豈無恥若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者[illegible]古鵝不愁鄙但傷知音稀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末曉携子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鞿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王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氊舉目無非白旌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角聞嘈嘈閶浪春樓堞鷺風破竹篙主人看使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illegible]張度[illegible]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杯爲逢仙樹相料醉理不覺中丞唱道來

池上祭

池上無風有落嘂楊花嘂後自飛飛爲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illegible]或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商論語書

補注公作論語傳[illegible]文恐非洪慶[illegible]說老甚明今出所傳加[illegible]書寢必唐

（解書字在文闕部三月不加点味以三月作音洛乎沂以洛作沂子在回何敢不以死作先雖其部賊然爲伊川之李名皆取之）

愈白

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其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而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言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其爲隱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注并原字○今按此篇不類公它文目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无疑今刪去）

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求末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有之以附廟韓睡詩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通無不惜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數榮異實共蔕

既叶和同之慶久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
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勑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恋謹奉狀不宣其再拜（或无此二字）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溼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溼或乙此二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淳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考云公既南行家亦遂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一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湖又亦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此狀言妻子則姪孫湘亦从公而南曾江口蒋署曰前百口逐相逐与狀言妻子則皆因江口蒋署曰前百口逐相逐与狀言妻子則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即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亦无由可故曾考曾江始因二詩以訂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因留家在後而獨先到潮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中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月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力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謙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給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哀痛哀感難勝其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恐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杞下並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翺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魚子昌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全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illegible]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全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爲

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聲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往下
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
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
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如
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迓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
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
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
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為十卷此文雖未必只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江西宣慰使度四六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
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大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
官吏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馬
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
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
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
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
將佐少從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遺文卷終